

辦事員之死

作者：契訶夫

一個美好的晚上，一位心情美好的庶務官伊凡·德米特里·切爾維亞科夫，坐在劇院第二排座椅上，正拿著望遠鏡觀看輕歌劇《科爾涅維利的鐘聲》。他看著演出，感到無比幸福。但突然間……小說裡經常出現這個「但突然間」。作家們是對的：生活中確實充滿了種種意外事件。但突然間，他的臉皺起來，眼睛往上翻，呼吸停住了……他放下望遠鏡，低下頭，便……阿嚏一聲！！！他打了個噴嚏。

你們瞧。無論何時何地，誰打噴嚏都是不能禁止的。庄稼漢打噴嚏，警長打噴嚏，有時連達官貴人也在所難免。人人都打噴嚏。切爾維亞科夫毫不慌張，掏出小手絹擦擦臉，而且像一位講禮貌的人那樣，舉目看看四周：他的噴嚏是否濺著什麼人了？但這時他不由得慌張起來。他看到，坐在他前面第一排座椅上的一個小老頭，正用手套使勁擦他的禿頭和脖子，嘴裡還嘟囔著什麼。切爾維亞科夫認出這人是三品文官布里扎洛夫將軍，他在交通部門任職。

「我的噴嚏濺著他了！」切爾維亞科夫心想，「他雖說不是我的上司，是別的部門的，不過這總不妥當。應當向他賠個不是才對。」

切爾維亞科夫咳嗽一聲，身子探向前去，湊著將軍的耳朵小聲說：

「務請大人原諒，我的唾沫星子濺著您了……我出於無心……」

「沒什麼，沒什麼……」

「看在上帝份上，請您原諒。要知道我……我不是有意的……」

「哎，請坐下吧！讓人聽嘛！」

切爾維亞科夫心慌意亂了，他傻笑一下，開始望著舞台。他看著演出，但已不再感到幸福。他開始惶惶不安起來。幕間休息時，他走到布里扎洛夫跟前，在他身邊走來走去，終於克制住膽怯心情，囁嚅道：

「我濺著您了，大人……務請寬恕……要知道我……我不是有意的……」

「哎，夠了！……我已經忘了，您怎麼老提它呢！」將軍說完，不耐煩地撇了撇下嘴脣。

「他說忘了，可是他那眼神多兇！」切爾維亞科夫暗想，不時懷疑地瞧他一眼。「連話都不想說了。應當向他解釋清楚，我完全是無意的……這是自然規律……否則他會認為我故意啐他。他現在不這麼想，過後肯定會這麼想的！……」

回家後，切爾維亞科夫把自己的失態告訴了妻子。他覺得妻子對發生的事過於輕率。她先是嚇著了，但後後來聽說布里扎洛夫是「別的部門的」，也就放心了。

「不過你還是去一趟賠禮道歉得好」她說，「他會認為你在公共場合舉止不當！」

「說得對呀！剛才我道歉過了，可是他有點古怪……一句中聽的話也沒說。再者也沒有時間細談。」

第二天，切爾維亞科夫穿上新制服，刮了臉，去找布里扎洛夫解釋……走進將軍的接待室，他看到裡面有許多請求接見的人。將軍也在其中，他已經開始接見了。詢問過幾人後，將軍抬眼望著切爾維亞科夫。

「昨天在阿爾卡吉亞劇場，倘若大人還記得的話，」庶務官開始報告，「我打了一個噴嚏，無意中濺了……務請您原……」

「什麼廢話！……天知道怎麼回事！」將軍扭過臉，對下一名來訪者說：「您有什麼事？」

「他不想說！」切爾維亞科夫臉色煞白，心裡想道，「看來他生氣了……不行，這事不能這樣放下……我要跟他解釋清楚……」

當將軍接見完最後一名來訪者，正要返回內室時，切爾維亞科夫一步跟上去，又開始囁嚅道：

「大人！倘若在下膽敢打攪大人的話，那麼可以說，只是出於一種悔過的心情……我不是有意的，務請您諒解，大人！」

將軍做出一副哭喪臉，揮一下手。

「您簡直開玩笑，先生！」將軍說完，進門不見了。

「這怎麼是開玩笑？」切爾維亞科夫想，「根本不是開玩笑！身為將軍，卻不明事理！既然這樣，我再也不向這個好擺架子的人賠不是了！去他的！我給他寫封信，再也不來了！真的，再也不來了！」

切爾維亞科夫這麼思量著回到家裡。可是給將軍的信卻沒有寫成。想來想去，怎麼也想不出這信該怎麼寫。只好次日又去向將軍本人解釋。

「我昨天來打攪了大人，」當將軍向他抬起疑問的目光，他開始囁嚅道，「我不是如您講的來開玩笑的。我來是向您賠禮道歉，因為我打噴嚏時濺著您了，大人……說到開玩笑，我可從來沒有想過。在下膽敢開玩笑嗎？倘若我們真開玩笑，那樣的話，就絲毫談不上對大人的敬重了……談不上……」

「滾出去！！」忽然間，臉色發青、渾身打顫的將軍大喝一聲。

「什麼，大人？」切爾維亞科夫小聲問道，他嚇呆了。

「滾出去！！」將軍頓著腳，又喊了一聲。

切爾維亞科夫感到肚子里什麼東西碎了。什麼也看不見，什麼也聽不著，他一步一步退到門口。他來到街上，步履艱難地走著……他懵懵懂懂地回到家裡，沒脫制服，就倒在長沙發上，後來就……死了。

〈辦事員之死〉讀後 作者：陳倩玉

一個噴嚏殺死一個人？是噴嚏既威且神？還是這個人又卑又

弱？

有誰不曾打過噴嚏？噴嚏只是噴嚏，如果它蘊含魔力，那麼魔鬼究竟如何潛入其中而奪人性命？

如果這個人是我，我是個人，一個真真正正的人，我清楚一聲抱歉便足以消解眼前尷尬，讓我如常生活在看戲的歡愉裡。但我不是人，我是奴，我做不了自己靈魂的主人，我活在階級名位的牢籠裡，穿枷戴鎖，面白體衰。只要對上了官大人，請原諒我，我無法停止揣測，因為我就是畏懼。

畏懼就是那魔鬼，他從那一聲噴嚏落在大人的頭項上，就一路相纏，纏得我心慌自疑。我想熄怒，我想滅火，但哪知我無法自制，我愈說愈多，最後卻反而燒出「抱薪救火」。你看到的，即便對方初始並不在意，但最終我的卑怯猥瑣卻逼出了他的一聲怒言——「滾出去」。

就這一聲罵，了絕了我的盼望，我的心痛得我再也吸不了氣。直到死去，飛上高高的天空，距離反讓我看清自己：如果我是奴，我就算活著也是一具僵白的屍體；若我想當人，我一定要活出人格，活出屬於我的——一個人的真正血氣！